

历史春秋



大禹治水，治的是哪里的水？

■ 赵九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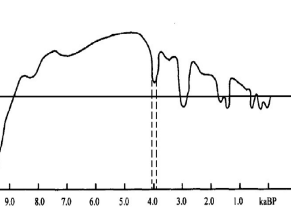
大禹王像（宋 马麟）



仿唐人大禹治水图（清 谢遂）

3月22日将迎来第29届“世界水日”和第34届“中国水周”，“珍爱水资源，保护母亲河”的宣传活动在国内许多地方正如火如荼地开展，生发出许多与水有关的故事。而追溯我国历史上与水有关的故事，最著名的当属“大禹治水”。

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，为何大禹的时代会发生大洪水呢？据学者们考证，在公元前21、20世纪，气候极不稳定，陡然降温，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回暖的气候变化，气温骤然升高，降水量增大，山上冰雪也融化，当时全世界都发生了海平面上升的问题，这场大灾难成为了一种集体记忆，于是就有了各个民族的洪水神话，西方有诺亚方舟，中国则有



中国一万年来气温变化图。
来源：《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》

出土材料中，最早记载大禹治水事件的是大约西周中期的《鬲公盂》：“天令（命）禹專（敷）土，墮山，濬川。”上海博物馆藏大约为战国中期的文献《容成氏》记载的更详细，说大禹治水涉九州，河济、淮沂、江汉、泾渭、伊洛等河流都在其治理内。传世文献《尚书·禹贡》也提到九州，大禹足迹遍及

那么，大禹治水可信吗？大禹治水是可信的事实，但又是被夸大的事实，学者吕思勉在《先秦史》一书中指出，大禹所治水系只可能是某一段，并非涉及到所有中国的大水系，“禹之治水亦仅限于一隅。”如果把范围画小一点，大禹治水的事实就容易接受了，但把夸张的部分去掉，大禹治水究竟治理的会是哪一段呢？

有诸多学者前辈对此曾有考证与论断，如：徐旭升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指出“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的在兖州，次要的在豫州、徐州境内。余州无洪水。禹平水土遍及九州的说法是后人把实在的历史逐渐扩大而成的。”“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，主要是兖州。在豫州东部及徐州的部分平原，可能也曾施工。”沈长云《论禹治洪水真相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》也有相同的看法，“古代洪水只是发生在河、洛之间，即《禹贡》十三州的兖州及其附近地区。”《尚书·禹贡》曰“济、河惟兖州”，古代兖州在河、济两大水系中间，是黄河下游低洼地区之一，其地盘

我们知道，在河道决口，发生洪水，尤其是平地，堵的方式是最直接有效的，但根据传说大禹的父亲鲧，用堵的方式失败了，而禹用疏导的方式成功了。上古时期，历史与神话传说往往是混淆的，一些传说往往带有历史原型，从地理学上来考察这样一种文化记忆，可能就是因为大禹治理的是黄河下游，疏导更有用，因为大禹靠着“疏导”方式保护了处在黄河中游的部落，所以“疏导”的方式就成为了一种“正确”的神话传承了下来，大禹治水的方式也成为了一种可歌可颂的内容。反

传说大禹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

今日的18个省，《孟子》中也说：“禹疏九河，濬济漯，而注诸海，决汝汉，排淮泗，而注之江，然后中国得而食也。”根据记载与传说，好像大半个中国都有大禹的足迹，黄河、长江等流域都被其治理过，《墨子》还说大禹开凿了龙门，“古者禹治天下。……凿为龙门，以利燕、代、胡、

大禹治水大致确定在古兖州一带

约在今河南北部、河北南部、山东西部。张磊《大禹治水地域范围新论》也认为大禹治水主要是在兖州，“要治理对象是黄河下游河道，还包括附近的河流、湖泊和沼泽。”大禹治水治理的主要是黄河下游，没有到长江，早期文献提到大禹治水涉及长江，可能除了夸张，还有可能就是误读引起的，《史记·股本纪》说商汤作《汤诰》提到大禹治水涉及到江、河、淮、济，“‘古禹、皋陶久劳于外，其有功乎民，民乃有安。东为江，北为济，西为河，南为淮，四渎已修，万民乃有居。’”人们常以为“江”是长江，而侯仰军在《考古发现与大禹治水真相》一文中指出，在唐以前，“江”并非长江的专称，这里的“江”可能是指古沂水，“淮”也不是今淮河，据《左传》记载，现在河南东部地区在古代的时候也有叫“淮”的河流，另外，“河”“济”也都是流经河南以及山东的河流，济水发源于今河南济源王屋山，向东经今山东注入大海，侯仰军也同意以往学者的考证，大致确定大禹治水的位置为泰山以西，濮阳以东，聊城

孙悟空的金箍棒是大禹治水用过的？

过来，大禹“疏导”河流这样一种传说，又恰恰可以证明其治理的是下游，下游不疏导，中游疏导管什么用呢！其父亲鲧大概治理的是中游，用的堵，结果没堵住。

在黄河下游通过挖沟渠疏导河流等方式，大禹治水是成功了，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子曰：‘禹吾无间然矣。卑宫室，而尽力乎沟。’”按照孔子的看法，大禹治水的工程量似乎并不大。后来大禹到过其他一些地方，别人或者效仿他治水的方式，或者是借了大禹之名聚集人力，其他地方的洪水也渐渐退去，人们就将所有的功绩

貉与西河之民。”

试想，公元前2000年，以当时的生产力，大禹真的能有这样的实力吗？地质学家丁文江在1924年就对此提出了质疑，以现代技术疏导长江、黄河都很困难，何况是上古时代，而且龙门是天然的峡口，非人力所能为也。

以南，商丘以北，古兖州一带，即今天的豫东、鲁西南地区。

也有学者有不同看法，他们认为大禹治水主要是豫西和晋南的黄河中游，这是夏王朝的中心地带。豫西和晋南出土大量夏代文物，坐实了这一地区为夏朝统治中心，但大禹治水未必就是在这区域。郭立新、郭静云《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——以大禹治水的豫西晋南说为例》一文指出，“从地形来看，豫西晋南地区黄河、汾河、伊洛河、颍河上游支流等皆穿行于高原、山地和狭谷之间，河道坡降大，发生常年大洪水的可能性小。从微观地形分析，豫中地区龙山时代诸城均位于颍河、双洎河、溱水等淮河流支的上游，受洪水威胁的风险较小。已有学者指出，陶寺和王城岗两处遗址皆不大可能发生大水灾。”所以大禹治水应该不是黄河中游，而正是如徐旭升等学者指出的那样，是在黄河下游，下游疏通了，中游也就安全了，这正对应着历史传说中大禹是用“疏导”的方式治水成功的。

鸣鹤之应



逃难中的沈从文与朱光潜

■ 刘浪

朱光潜是著名美学家。他与沈从文却因文学结缘。沈从文主编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时，经常向朱光潜约稿。后来朱光潜主编商务印书馆的《文学杂志》，沈从文是8位编委之一，主要负责审阅小说稿件。朱光潜在家中举办诗沙龙，也常邀请沈从文参加。

1937年8月12日清晨，沈从文与朱光潜、杨振声等人乔装改扮，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，开始了他们的逃难岁月。原本两三个小时的车程，走了18个小时，到天津站已是半夜。马路两旁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，刺刀枪平举，一触即发。沈从文一行人的命，就悬在枪口刀锋之下。面对搜查，沈从文主动将一个皮包递过去，里面是他预备下以后漂泊的旅费。

一行人侥幸过关，走到通向法租界的万国桥，可他们没有通行证，也没有亲友接进法租界，后面又是阴森恐怖日本兵。进退两难，只得在桥头露宿。

他们又冷又饿又渴，还有远处轰鸣的枪炮声和日本兵不定时的盘查。沈从文随身带了两个橙子，几人分吃，根本不济事。经过一夜的煎熬，以为天亮就能联系朋友想办法。然而很快得知，电话线断了，打不通。大家彻底失望，面面相觑。好在“天不绝无路之人”（朱光潜语），住在六国饭店的栈端得到消息，拿了通行证来接。这才暂时化险为夷。

经此一难，沈从文与朱光潜的友谊更加笃定深厚。20世纪80年代，朱光潜曾多次撰文为沈从文仗义执言。他们晚年时常挂念对方的病情，互相鼓励一起多活几年。1986年3月，朱光潜逝世，两人大心愿未了：一是未见到所翻译的《新科学》出版，二是未能履约那年春去看望老友沈从文和叶圣陶。

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史鉴典录



蔡元培不拘一格降人才

■ 陈文明

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时任校长的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为北大后来发展成为一代名校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积极提倡新风，唯才是举，不拘一格。其中，力邀“木匠”齐白石入北大讲学一事，更是一度传为佳话。

据说，有一次，蔡元培无意中看到齐白石的画作，立即被他那精巧细腻的画工折服。于是，蔡元培当即决定，邀请齐白石来校讲学。但在当时，齐白石尚不是名满天下的国画大师，顶多算是圈子里小有名气罢了。而且，很多画界人士都知道齐白石曾经干过木匠，所以时常对他不屑一顾。

这天，北大校内的一次会议上，蔡元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说：“齐白石的画工了得，画作堪称一绝，可与我校名师比肩。所以，我想聘他为教授，入校讲学，大家有何看法啊？”

蔡元培的话音刚落，与会者议论纷纷，均表示不支持，其中同为画家的几名教授反对最为强烈，其中一位说：“齐白石不过是一名山村民匠，试想，我堂堂北大校园，人才葱郁如林，岂能容他一把山野斧子来此‘滥砍滥伐’？”

此话说完，其他人等对这名教授的看法颇为赞同，俱是附和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
听到这里，蔡元培已然不悦，他把脸一沉，正色地说：“纵然是把山野斧子，也有其锋锐之处。再说，如今我们北大校内枝桠太多，参差不齐，我也正想借着这把山野斧子给我修整一番！”

那名教授显然听出了蔡元培的弦外之音，顿时面色如土，不再言语。此时，另一名教授接着先前一位的口气，不无担忧地说：“只是，我怕此例一开，日后北大就成了一个随便场所，什么人都能往里头钻啊。”

“北大从来不是随便之地。”蔡元培气愤地纠正了这名教授的看法，不过，他并没有继续就此说下去，而是话锋一转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我在此断言一句，不管你们信与不信。若干年后，齐白石先生定会名留画史，蜚声国际，而有些大言不惭者，终将什么都不是！”

蔡元培放出一席“狠话”，怔住了会议全场，那些适才还颇有言词的教授，一个个变得面面相觑，现场不由陷入寂然无声。

果不其然，蔡元培预言成真，他昔日的“狠话”应验了。经过多年的自我打磨之后，齐白石终于成了近现代中国国画大师、世界文化名人。

史砚清玩



《惠山茶会图》

《惠山茶会图》是明代画家文徵明在正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创作的一幅纸本设色画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据蔡羽序记，正德十三年二月十九日，文徵明与好友蔡羽、王守、王宪、汤珍等人至无锡惠山游览，品茗饮茶，吟诗唱和，十分相得，事后便创作了这幅记事性作品。此画为

青绿重彩，有赵孟頫的风格特点，景色简洁。画面采用截取式构图，突出“茶会”场景。画面自右向左展开，山石层叠，松柏掩映，众人或坐于泉亭之下，或列鼎煮茶，或山径信步。人物形神兼备，仪态洒脱，与周围的景色构成一个整体，既展现了暮春时节山林的幽深佳美，也反映了文人生活的闲雅情致。

此图运用工笔设色法，树干、山石、坡陀的勾、擦、皴染多用中锋，参以侧锋，具行书的笔法，呈“以书入画”特色。运笔纤细，兼带拙味，如人物衣纹用高古游丝描，稳健潇洒中略见涩笔，工中兼拙。树石形态亦于精细中呈适当变形，工整而带装饰味。设色青

绿、浅绛相融，山石敷以石绿，勾线、凹处加淡赭微晕，树干运赭石、藤黄间染，人物着色后线条用色复勾，整体色调于对比中见融和，呈现出清丽细致、文秀隽雅的新风格。这种小青绿的画法，继承了元代钱选、赵孟頫的山水画体，并有发展创造，树立了明代文人青绿山水画的新格。（杨道 辑）



郑板桥原名郑燮，字克柔，号理庵，人称板桥先生。在客居扬州时，郑板桥曾以卖画为生，为“扬州八怪”的重要代表人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郑板桥卖画也开创了当时文人做生意之先河，并且“明码标价”，概不欠账。

30岁那年，郑板桥的父亲因病去世，全家本就困顿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。令人唏嘘的是，他们当时办理丧事的钱还要四处筹措。父亲在临终前叮嘱儿子郑板桥，希望他能像自己一样，当一名授业解惑的教书先生，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。

虽然郑板桥遵循了父亲的遗愿，不过，他并没有将这项工作做长久，原因

是教书一点儿也不挣钱，更别提能够养家糊口了。当时，每次教书回家后，从小就喜欢画画的郑板桥便将全部的空余时间用在书画研究上，并逐渐有了以此从业的想法。

几年后，郑板桥狠下心来，辞去教书的工作后来到扬州，开始尝试以卖画为生。不过，由于他刚涉足画坛，还是一个毫无名气的新人，加上画资低廉，郑板桥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清贫。如果遇到酒醉刁难的客户，他不仅要满脸堆笑极力应酬，有时还会被弄得满身墨迹。更有甚者，一些爱占便宜的人在拿到画后，以各种理由不给画钱。这样坚持了不到半年时间，看不到任何希望

的郑板桥只能无奈打道回府。

之后的几十年，郑板桥通过求学生步入官场，先后担任山东范县、潍县县令，并且政绩显著。不过，他的内心一直没有放弃以画笔谋生的想法。终于，在他61岁那年，随着画艺的不断精进，以及商业市场的不断成熟，郑板桥果断辞去县令的职位，再次“下海”来到扬州，开始了第二次以卖画为生的职业闯荡。

这一回，郑板桥每年可以卖出书画三四百幅，一年的润格是其担任县令时收入的一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画商，郑板桥还给自己的作品拟定了一份童叟无欺的价目表：“大幅六两，中幅四

两，小幅二两，书条、对联一两，扇子斗方五钱”。同时，在这份价目表上，郑板桥还专门注明“谢绝送礼、食物、更忌赊欠”。他同时声明，自己“年事已高，没有精力陪客人唠叨”，也希望那些想趁机压价的顾客免开尊口。最后，他还特意在上面附诗一首：“画竹多于卖竹钱，纸高六尺价三千；任渠话旧论交接，只当秋风过耳边。”

当时，郑板桥张贴的这份润格引起轩然大波，有人认为他公开卖文，斯文扫地；有人则赞同他为真雅士，值得敬佩。但不管他人如何议论，郑板桥依旧我行我素，将卖画进行到底，从中也不难看出他潇洒率性的一面。

文史荟

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